

## ~南島對話~

傍晚走向餐館旁的湖旁。該說湖光山色嗎？意境該沒有如此的美麗動人，然倒有幾分神怡的心情倘於其中。那是湖還是池，在傍晚夕陽下的彩霞餘映下，也分不清是池亦是湖，喜歡自在就好，自然地走向一處綠意盎然的樹下搖籃，捧上一本書，擺起一本筆記，望著山間湖面……。思緒正要開始集中，遠處走來友人，異國相逢，寒暄問候，心情令人格外喜悅。

問候裡，說著生活的故事，聊著為什麼要「與眾不同」，為什麼要「自在」，為什麼要尋求「存在價值」！該是不安於分吧！該是不滿現狀吧！該是尋求刺激吧！在互動裡，一些可能的形容，接踵而出。是吧！可能吧！好像吧！應該吧！「不安於分」該是不安於生活的平凡與瑣碎，試著發現新奇，試著挑戰預測的準度，偶而替生活添增些辛辣味，生活菜色會豐富些。

那「不滿現狀」，會嗎？沒那麼嚴重，然不太希望，混合在清一色的「你們都是這樣」的刻板印象，倒是真的。到了生涯的一個 position 後，所有事都定調了，所有努力可以打住了。就此鬆手，天天搖搖晃晃，日子過得逍遙，有啥不好！「沒有不好！」回答友人的問題。這樣當然也可以過啊！只是張三是如此，李四也一樣。「老人」似乎不滿於這樣的印象，所以想要忙一點，在生命裡多佈些線，打些樁。等著再過些時候，收線時的魚兒蝦兒的豐收，樁腳釘圖裡，採著樁，游刃有餘。或許有著記起老祖宗列禦寇話裡「得心應手」的情境，心形省性合一的境界。

那麼究竟想要「刺激」什麼來著？友人提了一個情節，試著解釋這個現象。「刺激」自己多做些「好」研究，成為領域裡的佼佼者，有著院士的榮耀加身；「刺激」自己能夠寫出些「深刻」題裁。成為留痕作品裡的不朽；「刺激」自己不要被生活的瑣碎與平凡給淹沒，失去了好奇，也就失去了動力。人活著就是要動。想動就得有誘發的「餌」。「餌」啊！因人而異，因事不同，無論如何，想必「餌」就是「刺激」的元素，重要成份，該是對的。喜歡每天都有 surprise，因為生活充滿新鮮，也會累積一些點子。找個契機，做個實驗，觀察人事物在實驗裡的互動。是否應驗歷史叢典裡的人生智慧，一幕幕場景搬到浮世繪的現代社會，人心依然，人性不變。俚語裡常說著，「人生如戲」，戲為何可端倪到人生，不就是人間裡「心」與「性」基本面。古今中外，雖說地域不同、膚色不同、體形不同，卻在「心」的想法，「性」的渴求全然相同，有趣的人間情啊！

友人窮追著「與眾不同」的釋義……，不經意的對答裡說著自在，提到存在價值。沒有劇本的對話，覺得答得不好、不巧、也不妙。卻藉此，洗了腦，在活著的人間裡，尋著這個謎樣的線頭。這樣的思緒，該是哲學的範疇，想著老祖宗老聃的「道可道非常道……」-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」是啊，玄之又玄，在網頁裡寫著「哲學」、「科學」、「數學」……，一直想拉上些關係。生活有著「數學」；研究、工作有著「科學」；生存有著「哲學」，互動相交裡，該都是等價的——在尋求一種存在的力量與肯定。

~秋風/王旭正~

## ~得心應手~

### 泰豆心法(I)

**造**父之師曰泰豆氏。造父之始從習御也，執禮甚穉，泰豆三年不告。造父執禮愈謹，乃告之曰：「古詩言：『良弓之子，必先為箕，良冶之子，必先為裘。』汝先觀吾趣。趣如吾，然後六轡可持，六馬可御。」

造父曰：「唯命所從。」泰豆乃立木為途，僅可容足；計步而置。履之而行。趣走往還，無跌失也。造父學子，三日盡其巧。

### 泰豆心法 (II)

**泰**豆嘆曰：「子何其敏也，得之捷乎？凡所御者，亦如此也。曩汝之行，得之于足，應之于心。推于御也，齊輯乎轡銜之際，而急緩乎唇吻之和；正度乎胸臆之中，而執節乎掌握之間。內得于中心，而外合于馬志，是故能進退履繩，而旋曲中規矩，取道致遠，而氣力有餘，誠得其術也。得之于銜，應之于轡；得之于轡，應之于手；得之于手，應之于心。則不以目視，不以策驅；心閒體正，六轡不亂，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；迴旋進退，莫不中節。然後輿輪之外，可使無餘轍；馬蹄之外，可使無餘地。未嘗覺山谷之險。原隰之夷，視之一也。吾術窮矣。汝其識之！」

~列禦寇~